

湖州三记



黑马

北方人对浙江名城湖州似乎知之甚少，这也是常情，因为这个山清水秀之地显然被它周围的上海、杭州和苏州、无锡等更大的名城所遮蔽，成了小家碧玉，藏在深闺一般。即使近些年附近的南浔古镇得到大力开发，似乎游客

也会选择到杭州或上海，从那里直接往返，领略一番古镇风情后离去，而不去离南浔仅几十公里远的古城湖州，领略那里别样的地域之美。

我真正见识湖州是1986年去杭州约飞白先生翻译一部诗集，那时年轻好玩，就决定不走经上海的老路线，而是在南京下车，坐长途大巴去杭州，一路仔细品味江南风景。那个秋天，宁杭路还是普通公路，车开得也慢，但几乎是穿城过村，得以领略江南的田野和湖光水色。过了宜兴，车子就几乎顺

太湖而行，纯朴自然又不乏壮阔艳丽的南太湖景色尽收眼底。然后就发现车子路过一个叫湖州的地方，感觉是县城，但那个布满精致的明清式样房屋和小巷子的小城市却是那么迷人，感觉真像一块剔透的玻璃镇纸可把玩于股掌之间。我和湖州就那么十几分钟的时间交流，就算过湖州了，但想不到那是老湖州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转眼十几年过去了，我再到湖州，这次是飞机飞赴上海，然后再赶到湖

州。完成工作后时间还早，当地朋友就说服我去太湖边看看，湖州要大力开发南太湖景区，让世界重新认识湖州的魅力。我这才真正意识到湖州是在太湖南岸，也是湖区，但为什么古往今来就是没人把湖州与太湖联系到一起，甚至湖州人自己也不认为湖州属于太湖，似乎太湖就是无锡和苏州的太湖，这一耽误就是千百年。

这次到湖州，湖州老城在拆迁，我曾经迷恋过的那个匆匆一瞥中的典雅老湖州竟然倏忽而逝，代之以千篇一律

的水泥建筑，老湖州就这么消失了，这是大多数中国古城的悲惨命运，如同我的故乡老保定城池一样说没就没，摧枯拉朽，灰飞烟灭。为此，我很是悼念了一番所有被消灭的老城，也不看好未来的新湖州。

又是一轮岁月过去，如今三来湖州，径直到大湖南岸的度假区。这里的景色令人惊艳。沿太湖风驰电掣而过，只见太湖水狂涛拍岸，煞是壮观，感觉是大海一般。太湖不仅美在太湖水，也有野性的一面。湖畔修葺得如同景观大道，而这样的风景路上时还有农家三轮车穿行，这里的农民真是幸福。渔村的房子都粉刷得洁白，小村路也干净，号称是太湖示范村。再到度假区，已经是天翻地覆的景象，居然冲天而起的是一轮月亮形的喜来登大酒店，成了湖州旅游的标志。周围的广场等也是华丽摩登，与喜来登成龙配套，一色的豪华现代。难道这就是十二年前我看到的那片凌乱的建筑工地吗？不能不说湖州进步的速度是神奇的。

进到湖州城里，周末的市中心居然没有许多中等城市的熙熙攘攘，车水马龙，反倒是井然有序。这个市中心完全像杭州西湖边的样子，彻底现代化了，建筑全是通体玻璃，明亮耀目。这样的购物环境可谓舒适宜人，

但这样的景象似乎在任何一个江南都市里都能找到，可以说是湖州，也可以说是杭州、温州，不过这里人少，似乎是舒适的必要条件。只有城中心保留了一个上世纪初的西洋式老建筑，成了一个很后现代的咖啡酒吧，提醒人们湖州曾经也是一个西风东渐的小城。出了购物广场，总算看到了老湖州的影子，那一片临水仿古建筑是拆除了古建筑后建的仿古街区，远看古色古香，近看如同电影片场的道具，令人感慨所有折旧造旧的老城市命运。不过有总比没有强，人们凭着这点“影视拍摄基地”般的仿古建筑，还能朦胧想象老湖州的丽影，那是一个养在深闺的小家碧玉，等人们发现她的艳丽时，她已经老得奄奄一息，人们只能把她穿过的衣服用新的绸缎重新缝制，再穿到模特身上，把她的黑白照片挂在墙上，看看照片，再看着衣服，想象她的美艳。

只因为二十多年前匆匆一瞥，我置身新湖州，怀念并想象那个老湖州。大多数人没见过那个老湖州，他们狂热地涌到喜来登酒店附近消夏，这里是湖州的新地标。他们看着仿古街，隐约了解了过去的老湖州，也就够了，要想了解老湖州，只能去几十公里外的南浔了，老湖州大概也是如此风貌。好在还有南浔，老湖州涅槃也罢，毕竟南太湖醒了。

抒怀

寻访洱海金梭岛

北雁

在大理，所有自然美景的生成，常常都会带有一段段奇妙的故事传说。相传天上的一位仙女正在天宫纺织彩锦，偷偷地往地面望了一眼，一下子就被美丽的苍洱风光迷醉了，居然一整天忘记了织锦，直到夜幕降临，才恍悟一天时间已经过去，忙乱之中把织锦的金梭掉落洱海，立即幻化成岛，遂称“金梭岛”。

金梭岛位于洱海湖区的海东镇境内，是洱海三岛中的第一大岛。长约2000米，平均宽约370米，总面积74万平方米（约1110亩），高出洱海水平面76.6米，是洱海三岛中最负盛名的第一大岛。岛上历史悠久，高原水文化独树一帜，渔作景观被农业部命名为“中国美丽田园”。明代诗人李元阳曾有诗赞道：“天上翼石似金梭，欲织银苍水上波。一树珊瑚藏海底，清光夜接月中娥。”

当再一次读到这样的文字，我就再也坐不住了。恰好这个周末无事，我就在这温暖的冬日阳光中走出家门，往金梭岛而去。

在塔村码头坐上渡船，迎着上午的太阳和微微的清风，船开动了，我远远看到粼粼波光辉映下的金梭岛，好似被镀上了一层金。数十只海鸥在水上或飞或游，哇哇的鸣叫声，点染出一个鸥鹭翔集的热闹世界，我忍不住掏出手机连续按下快门。“再等十来天吧，海鸥能把整个湖面栖满！”告诉我的是一位同船的老人，笑容可掬，露出一口白牙，一下子让我感受到了岛上村民的热情与好客。

码头设在小岛的正中位置，更形

象的说法，是设在位于“金梭”中心的低洼地带，两侧是高凸的山岗，中间的山坳就成了一个房舍密集的村落，新盖的房舍则沿着湖岸向两边延伸，在码头所在的开阔地带，用青石路砖铺成一个小广场，如今却成了一个小集市，卖小吃、干鱼干虾、海菜等各种土特产的摊点沿路摆开。特殊的喀斯特地貌，使金梭岛没有一分耕地，岛上全是渔民，自古就以打渔为业。如今为了保护洱海，长期的封湖禁渔使他们大多转向了旅游或其他行业。

我沿着湖岸向北走去。村道是直接修在水边的，高出水面大约两米，青石方砖给人一种清洁古朴的视觉直感。一排房舍是直接盖在贴山的湖岸，开初小广场边缘的开阔地带还有两三排，后来就成了单排，从房后的山岩遗迹可见，这些都是后来从山崖上渐次开凿出的平地。但这样的平地却一直延伸到了小岛的最北端，同时还从相反的方向延伸到最南端。所以岛有多长，村子就有多长，这也是洱海之中一道仅有的村落景观。

平地的稀缺，同样也就是泥土的稀缺，所以村民们会在房舍前面的路边围出一小块桌子大小的菜地，种上两棵葱三棵菜，或者在大门正对的路边，把一两株垂柳、水杉直接插到水中，多年后长成大树，便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家园景观。在冬阳的照耀下，树叶变成了一种淡黄或茄紫，却有蓝天碧水的底映，反倒又多了一番水乡情趣。

有一个女孩走在我后面，我走到水边渡口留心拍照的时候她超过了

我，哒哒的高跟鞋声让我留心到了她的背影，却发现她前行不远，就走进了

一座民宅之中。记得刚前在码头下船时她正和船夫用普通话交谈的情景，就知道她是个外地人，她似乎有个快递被送到了湖对岸的码头。想来在洱海边寻找这样一个普通的村庄，过上一段如此隐逸的平淡生活，坐着秋水长天、风轻云淡，确也是一种恬美的享受。说实话我竟也有些爱上了这里。路和村一起消失在小岛的尽头。我只得原路返回。回到小广场后，从岛心向西走到房舍密集的道道之中，前后左右都看不到湖，视觉的蒙蔽让我感觉不到任何一点岛上村庄的意味。但毕竟还是岛，地势的狭窄让前家后院挨得很近，而且路也就变得七扭八拐，我从一条村道里走进，遇上的人就停下来，对我报以热情的目光，我毫不理会继续前行，不想一个转弯就来到一道大门口——路消失了。原来岛上平地不多，起落的地势造就了这种一家一巷的居住特点，想必刚才遇上的正是房舍的主人，还以为我是哪里来的访客。

村道弯拐，密如人体的筋脉。错落有致的房舍，在时光中尽显古旧之色。往北不远则是村落的尽头，地势渐渐抬高，渐而成山，我在房舍后面的坡地上看到了一小块菜地，还有村人用渔网晾晒的小鱼虾，带着一股淡淡的腥味。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中，到湖里打一网鱼就似我们到自家菜园里掐一把菜一样。

再往上是密集的林，渐而就有了一道道石坟。据说金梭岛已有数千年的人类生息史，于是这块土地既是后世生息的家园，也是先祖安息墓园，似乎只有这样的土地，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故园。

揽胜

黄山纪行

陈夫



说来有点惭愧，身居黄山边缘之都却从未去过这座久负盛名的山脉。这次，还是上海来了几位朋友找了我相邀要去。不然，真不知我的黄山行期还要顺延到哪年哪月。

与游伴一起在丹霞峰上看过落日，整个黄山便迎来了它沉寂的夜。在回到住地西海宾馆时，导游劝我们早些休息，说翌日将赶早去光明顶看日出。这是我意料中的，为此，在来黄山前，我还特地从书丛里找了志摩先生的《泰山日出》，仔细阅读。究其因，我是想看这日在泰山与黄山之间更偏爱谁，谁能让它更妖娆妩媚些。或许，这正是我要看黄山日出的兴致所在。然而，兴致归兴致，日最终还是混在云团里让我安静下来。直到现在，我才顿感那种安静亦非当时失望所致，而是因一种天籁的使然。

凌晨三点左右，导游便来催促我们。半小时后，我们这个团已走在了通向光明顶的石阶上。山里的夜格外幽深得黑，黑得封住了所有人的眼，黑得让人不敢说累，不敢轻易放松脚力。石阶两侧那浓墨的黑好似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的夜狼，贪婪地注视着将会落队的一个孱弱身影。然而，这些夜狼都别想，石阶上时曲时直的影阵总是毫不损地向前推进着。不一会工夫，西海宾馆及其邻近店铺的灯火便消失在我们脚下。

幸好，游人们大都作了准备，早早地为这趟夜行备下了电筒与雨披，甚至拄杖。自然，像我一样都未准备的粗心游客也不无少数。于是，整个团便三五组合簇拥着一束束电筒光相携而行。起初，还能听得游人们边走边谈笑；可随着山路渐远，渐陡，连举足抬阶也变得艰苦起来时，听得的只有越来越重的急促喘息声和越来越沉的嘈杂脚步

声。听着听着，我不禁担心起团里那三位已过六旬的耆老——一对来自山东的老夫妇，还有一位看似本地的老太。不知他们跟上没？

在我们行经飞来石景点时，石阶豁然变得平坦与开阔起来。导游示意我们可在此小歇一阵，也可上飞来石赏乐一番。早已疲惫的游人们大都还是静静地坐了下来。四周那些已经依稀可见的树木、山头仍然不露白日里些许的温和，光怪陆离得让人望而生怯，至于飞来石，更是敛着几份鬼魅迷色。那些整片整片的，不知是寒气凝结的冰雾，还是深山沟壑里腾起的特有阴霾，一动不动地占领着可以穷目的任何方位。忽而，一丝冷风掠过，身体止不住一阵哆嗦，就在同时，我仿佛听到一缕击打合成的乐音，随着轻轻的山风飘摇着，忽近忽远，不绝于耳。似蓬莱仙乐，似佛家弥散，轻扬回荡在依旧浑沉的绵绵山宇间，给人一种“万籁俱寂，唯闻钟磬声”的无限空旷之境。不知何故，游人们亦开始兴奋起来，原来他们也陶醉在这无尽而虚幻般的乐音里。我渐渐听出那是佛家经歌，但对乏力于山体肠道的羸弱来说，又何尝不是重塑信念的一个孱弱身影。然而，这些夜狼都别想，石阶上时曲时直的影阵总是毫不损地向前推进着。不一会工夫，西海宾馆及其邻近店铺的灯火便消失在我们脚下。

在离开飞来石的行途中，乐音越来越清晰起来，以至能辨出演奏的器乐，好似已然在近旁响起。我蓦然寻觅，发现那个看似本地人的老太正走在我的身后，借着浅淡的亮色，发现老太非如自己所担心的那种不堪之态，而是依旧脚步稳健、面色平和，显得神采奕奕。更为我惊异的是，原来老太真的带了那乐音，在她右手手中有一掌式音盒，乐音正从里面不停地散溢着，飘而笼罩着她的全身，并悠扬着弥漫开来。莫非在飞来石的乐音也是——我恍然想起在白鹤岭、整鱼洞，以及在

1864米的莲花绝顶上，都遇到过同样手持音盒，听着这一乐音登临黄山山巅的老人。我想我是无法在瞬息之间去获悉他们行为背后的思想，但他们显然已不在乎黄山那表在的景致，还可断定，他们已不止一次在同一个峰峦留下身影。或许，他们只是充当了自身的挑战者，并努力去寻求一种挑战者必需的信念与毅力，而这种乐音正好融合了这一切，大概仅此于此。他们绝非信徒，如果是，也只需在半山寺或云谷寺虔诚的膜拜，因而他们大抵只是在偶然间隙里挑了佛音以参悟，时刻汲吸着已被我们遗弃在飞来石的那股良剂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不得不为他们惊人的意志所敬畏。

“到了！到了！光明顶到了。”走在最前端的游人扯着嗓门兴奋起来。我和游伴加快了步伐。为了看日出，所有的游人都近乎表现出一种贪婪状，只要是一点能成为观日立足之地的，瞬间便被挤得严严实实。于是，讨不得观日之地的人们蜂拥着攀过栅栏，一个个探足于最险峻的崖壁。我和游伴自然也是勇者一类，立在峭石上等待那激动而瑰丽的一刻。然而，随着天光大亮，也未见得半点日出迹象，或许已然习惯了这种玩笑方式，也或许这才让它露出了可人姿态。

游人们没有些许放弃的样子，一个个竭力眺望着、渴盼着那日现身的地方，大概谁也不愿白白虚行。我本打算就此作罢，可刚想回游伴，忽觉山风中又荡来那天籁般的乐音。原来，老太不知何时站在了陡壁上。于是，我打消了要走的念头，重新极目那有望纷呈的云蒸霞蔚。

